

诗·书·画·评

四美堂

诗佛王维

何三玄

赵昌平 选评
傅益瑶 绘画
张伟生 书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昌平 选评
傅益瑤 绘画
张伟生 书法

四美堂

诗·书·画·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诗佛王维
诗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三大家写意/赵昌平选评;林凡,高云,傅益瑶绘;
陆康,阙长山,张伟生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
(四美堂丛书)

ISBN 978-7-5325-4632-9

I. 唐… II. ①赵… ②林… ③高… ④傅… ⑤陆…
⑥阙… ⑦张… III. ①唐诗—选集②汉字—书法—作
品集—中国—现代③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22.742 ②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2079号

策 划 王立翔
责任编辑 王剑
装帧设计 万章

四美堂诗·书·画·评

唐诗三大家写意

赵昌平 选评

林凡 高云 傅益瑶 绘画
陆康 阙长山 张伟生 书法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8 印张22.5

2007年1月第一版 200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4632-9

定价 78.00元 (全三册)

如有质量问题,可向工厂调换

四美堂

诗·书·画·评







出版说明

在中国人的文化情愫中，唐诗宋词，是烙在心底的印。

那些或豪迈或灵动或沉挚或曲致的清词丽句，随诗心的律动喷涌而出，琳琅错陈于世，令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是对生命奥微的深情吟唱，是对人生旅程的细腻检阅，纵然时光流转，那诗情画意，活色生香，依旧深深拨动着每一个现代人的心弦。月夜星空，吟诵之际，便会沉浸在绘画、音乐、书法等等的艺术通感中而流连忘返。

因此，我们采取诗（词）、书、画、评融通集汇的形态，来为诗词巨匠写意，力求以少总多，尽呈唐诗宋词之韵致于目前。所选诗词文本，浅切精要，朗朗上口，以最精髓之遴选，传递诗家词人一生之心路历程。所撰品鉴文字隽永有味，集疏解、赏析、评点于一炉，贯通古今，阐发意兴，于细微处直指诗家词人之情迈。所录书法与绘画作品，借名家之感悟，驰骋想象，纵情笔墨丹青，于会心处曲尽原作三昧，带来文字之外的别样情趣。要之，名家诗、名家画、名家书、名家评，四者藉雅丽的匠心设计，都于一帙，因名之曰“四美堂”诗词品鉴丛刊。

“四美”之名自然是借用了古人所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相信读者诸君，于彼“四美”之境，随手披览此“四美”之书，必能从现代社会的重负中，呼吸到一缕醉人的芳馨——不亦乐乎？！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维小传

王维(?—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开元九年中进士为大乐丞，因事一度贬隐嵩颖，复累官至中书舍人。安史乱中被迫署伪职而获罪，复起，终官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维早年家境清素，五世无显宦，然系出望族，风神隽然，更兼善音律书画，故出入宗亲之第而诗体尚雅，接迹沈宋，后得张九龄识拔，更清华秀朗，追逼陶谢。开元末，九龄为李林甫挤排，天宝初李邕、裴敦复等又为李林甫所害，维见微知著，沉潜佛学，与林甫等虚与委蛇而身心分离，遂以「忍」字为教首，诗风「入禅」(明·胡应麟语)，善借声光影息表现刹那空感，以《辋川绝句》为代表，完成中国山水诗由主玄趣到主禅趣之转化，后世因称「诗佛」。唐代宗誉为「一代文宗」，然影响不仅衣被大历一代而已。有《王摩诘文集》。

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径。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宋·苏轼《东坡题跋》

王摩诘诗，浑厚一段，覆盖古今；但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摩诘写色清微，已望陶谢之藩矣。第律诗有余，古诗不足耳。离象得神，披情著性，后之作者谁能之？

明·陆时雍《诗镜总论》

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詮。

明·胡应麟《诗薮》

诗佛、诗仙、诗圣

赵昌平

一个洋溢着“英特越逸之气”（玄宗语）的时代，三位不世之才的诗国巨匠——以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为标志的盛唐诗，在后人的心目中似乎总是一片辉光；然而我更愿意把这段诗史看作一代才士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心史——而且，不无悲剧的意味。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王维卒于公元761年（上元二年），诚然，他已成为诗佛，然而当年“百人队里身不预，五侯门前心不能”（《不遇咏》）的傲兀意气已烟消灰飞。次年李白客死当涂，临终之际，这位“不屈己，不干人”，甚至“平生不下泪”的盛唐之世的“大人先生”，尽管仍以庄生的凤鹏自喻，却不禁悲歌中天摧折而知音盖寡，因而自悼“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又八年后的大历五年（770），杜甫贫病交迫，卒于江湘漂泊的孤舟之中。“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这位“葵藿倾太阳”般忧国忧民到近乎执拗的诗圣，尽管久已不复早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意气，却仍心系国是，生死以之。

不必把悲剧的原因尽归于时代的不公，因为不公，恐怕为任何时代所不免。悲剧的另一面成因，倒在于盛唐之世出入两京，南北漫游的“这一群”，尽管已代替初唐宫廷诗人群而成为诗史的主要承担者；然而其时代性的政治上的稚嫩，却使他们急欲取世族而代之的雄图，显得过于天真。他们是真正的诗人，甚至把自己未必高明的吏才与识见也作了诗化的夸大，既炫目于诗赋取士所开启的一隙仕进之光，更全然不知政局宦海的风波而匆匆涉足其中。《明皇杂录》曾开出一份“恃才浮诞”而“流落不偶”的天才诗人的长长名单，而李杜二位，就是其中压梢的大家。如果说李杜是“进取”的狂者，那么性格文弱乃至软弱的王维则可称“有所不为”的狷者，他在与李林甫集团的虚与委蛇中身心分离，终于在释家教义中拾出个“忍”字，走完了以“诗佛”称的后半生。

十年之间，盛唐三巨匠相继谢世，一个传奇般的时代结束了；然而他们留给后人的思索，却分外永长。

不妨先为三家诗立一自画像。“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无疑是诗仙最传神的写照，他，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且无限放大。“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则是诗佛——晚年王维的传真，虽然他曾以“任智”、“守仁”、“为苍生谋”（《献始兴公》）作为立身之本，然而此时，他只与明月印心。“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杜甫末年《江汉》诗中这“腐”字，不无自嘲，却也有以见出，将“儒”的精神进行到底的执拗，在他真是蚀骨腐心。

因着执拗的家国忧思与家世的诗学传统，杜诗有了它深沉积郁的内涵与精警盘曲的语言组织，且老而弥坚，转转出新，这便是他的夫子自道——沉郁顿挫。所谓“诗圣”，兼指内涵与诗艺的“圣于诗”。因着对人生空幻的解悟，兼为画家与音乐家的王维，晚年对声光影息的敏感尤为入神，所谓“诗佛”，主要是就其晚年以《辋川绝句》



为代表的这类诗作而言的。因着永远自我中心，李白诗有着其一贯的天风海涛般的清越与壮逸，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他那天仙般气质性的对晶亮意象群的追求，至晚年，却更经常地与拗怒意象群形成剧烈对冲。这位“诗仙”，越到后期，似乎越与现实人生拉近了距离。

于是我们憬悟，风格迥异的盛唐诗仙、佛、圣三大家，其实有着两个根本性的共通点。他们对当时业已成熟的三教合一文化氛围的感应虽有所侧重，但骨子里却仍以传统的兼济独善之义为立身之本；他们并非“子”意义上的道家、佛家、儒家，而是以其诗心，对三教的影响连同其他一切文化因素作了取舍与熔铸。他们是汉魏以来中国诗史与中国文化史在唐代走向的三个鼎足而立的交汇点，初唐以来，诗人们通过对诗史的反思而创造一代唐音的努力，经由三大家卓异的禀赋与尤其鲜明的个性而终于以多样化的形态臻于顶峰；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以孟子的英气，庄子的逸气为基本内核的中国士人的历史性格，作出了时代性的提升。

就这一意义而言，以仲尼为知音与楷范而以庄子风鹏终始自比的李白，那政治上尤其天真、个性上尤其张扬的歌唱，是盛唐之音最典型的代表。与学王、学杜者不一，后世学李者难得仿佛，这与其说是因为诗仙的天才不世，毋宁说是产生那天真幻想的时代已不可复制。将庄逸孟英之气发挥到极至，而在初唐以来南北、朝野诗风交流，复古通变的诗史总态势中较偏重于追源风雅汉魏的典型的在野诗人李白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更多得到初唐宫廷体传承，更重视新变的王维与杜甫，则在与李白比肩盛唐的同时，更多地启开后来。王维不仅以“一代文宗”，直接衣被大乱之后失落而渴望休憩的大历一代，更进一步完成了山水诗由主玄趣到主禅趣的转关，从而通过诗心与诗艺，为传统的“独善”之义注入了新的涵义。执拗的杜甫之较晚被重视，在文统上与中唐至宋，中国新儒学的发展攸关，其贯彻儒的兼济精神的九死未悔的人格力量，经韩愈等的提倡，为宋人发展为“骨鲠”的人生理念，而其以海涵地负般的才力为各体诗所开启的以“律细”为核心表现的各种法门，也使后人争胜于盛唐诗有了可循之径。可以说诗圣杜甫与诗佛王维的创作祈向在人生与诗法上成为“盛唐”梦醒后，中国诗史的两个大宗，从而与结束一代盛唐之音的诗仙李白，并为中国诗史这一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鼎足而立的分水岭。虽然如此，即使从王之清寂，杜之沉郁中，我们仍能感到一种与李白相通的富于时空意味的大气，这也就是盛唐人的秀朗浑成，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目录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第六页	送沈子福归江东	第三八页
桃源行	第八页	终南山	第四〇页
少年行四首(之一)	第一六页	鸟鸣涧	第四二页
送别	第一八页	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	第四四页
西施咏	第二〇页	终南别业	第四六页
观猎	第二二页	渭川田家	第四八页
归嵩山作	第二四页	山居秋暝	第五〇页
山中送别	第二六页	积雨辋川庄作	第五二页
使至塞上	第二八页	鹿柴	第五四页
汉江临眺	第三〇页	木兰柴	第五六页
送梓州李使君	第三二页	竹里馆	第五八页
过香积寺	第三四页	酬张少府	第六〇页
渭城曲	第三六页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意图 傅益璋画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诗佛王维

第七页

诗·书·画·评

品
赏

诗题下原注“十七岁作”，是诗人早作中尤为传诵者。妙在造语浅切，而写出人所能有却人所难道之感受。首句重叠“异乡”、“异客”以见孤“独”之感锥心刺骨，与二句“佳节”形成强烈反差，自然引出“倍思亲”之感。三四句因此生发，却由对面着笔，写山东兄弟登高“遍插茱萸而少我一人”，遥应首句“独”字，尤见客居凝想，不胜悽惶。（本诗以下十首为天宝前作品。）

歌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知兄弟登高一遍
插茱萸少一人

壬戌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清

桃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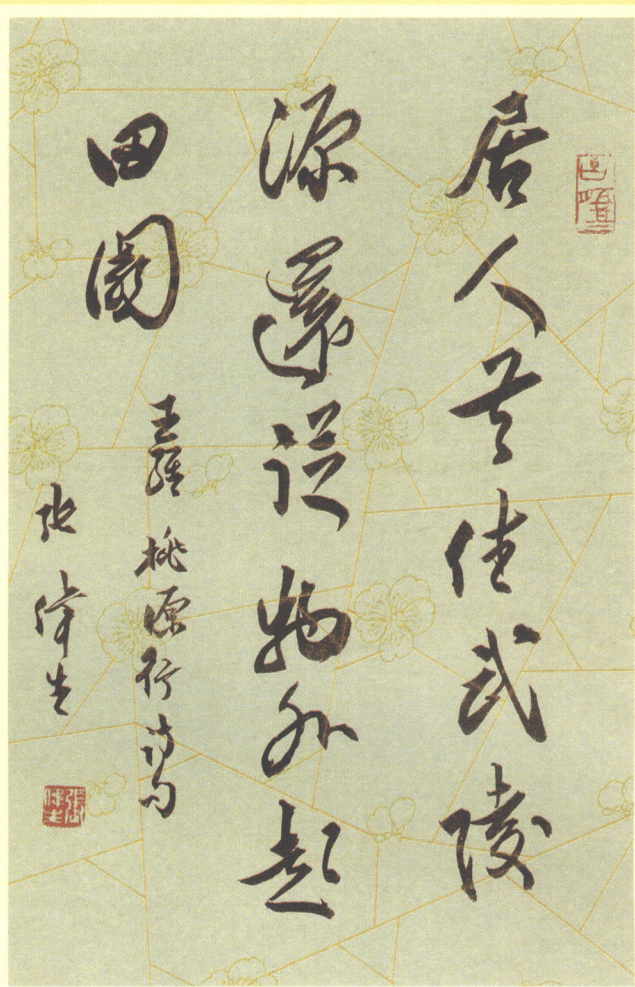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
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
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
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
惊闻俗客争来集，竟引还家问都邑。
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问成仙遂不还。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
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漁舟逐水
愛山春兩
岸桃花夾
去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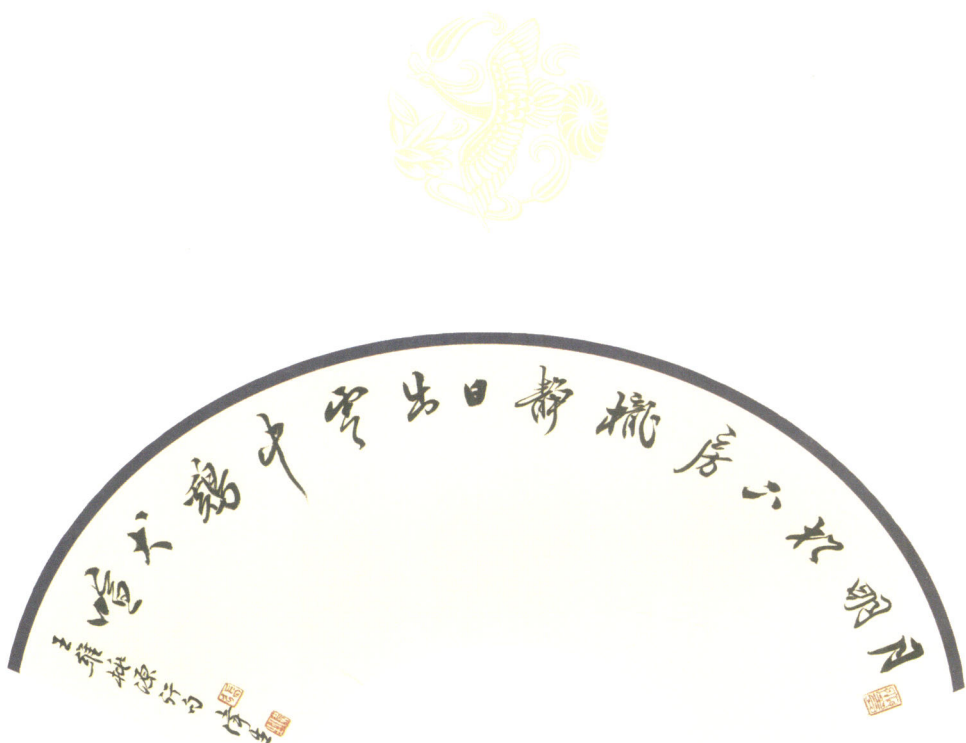
王維桃源行句 偉生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





品
赏

按陶渊明《桃花源记》仅言源中居人先世避乱来此，以桃源为仙境，则始于本诗及孟浩然《武陵泛舟》。原注“十九岁时作”，则非有意崇道，而当为李唐大倡道教风气所染，亦有以见“诗佛”其初并非一心礼佛。诗分三层，起四句言渔舟逐水，为起因；“山口”以下十八句正写桃源仙境，其中前六句为入源，中八句为居源，后四句为说源；“不疑”以下十句写思家去源而重寻不可得，略似尾声。全诗看似顺陶潜文而叙事，然而起结超忽，而相呼应，中片正写则层迭以进，曲折有致，颇似《庄子》“重言”而“不可端倪”韵致，故前人评曰“不板不浮，气体入妙”（《唐贤清雅集》）。其体格虽“多参律句，尚沿初唐体”（《唐贤三昧集笺注》），然而辞秀调雅，气象细缊，宛然画境，则不仅初启盛唐之音，更有以见“诗画”之独特个性。

